

中国召唤我

我参加中国革命的历程

陈丕士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中 国 召 唤 我

——我参加中国革命的历程

陈丕士 著

郭济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 年 · 北京

Percy Chen

CHINA CALLED ME

My Life Insid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Toronto

根据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加拿大) 1979 年版本翻译

中国召唤我

——我参加中国革命的历程

陈丕士 著

郭济祖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3017·336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80 千

印数 19,200 册

印张 117/8 插页 4

定价: (平) 1.55 元; (精) 2.50 元

译者的话

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3月逝世后，同年8月他的亲密战友廖仲恺先生又被国民党右派阴谋暗杀了，从此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就逐渐落入潜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派别头子蒋介石的手中。1927年，在帝国主义的收买下，蒋介石公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排斥了真正奉行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葬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陈丕士先生的这部用英文写的回忆录《中国召唤我》以他本人亲身参加大革命的经历，用流畅的笔调反映了中国革命在这一阶段的艰难曲折的进程。

陈丕士的父亲陈友仁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助手，曾两度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1927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市时，在他的主持下收回了当时英国在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初建功勋。

陈氏父子都是出生在西半球的特立尼达的华侨，自幼受西方的教育，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专攻法律，执律师业务于特立尼达，家资巨万。陈友仁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于爱国的热忱，把在特立尼达的巨产变卖后作为革命的经费，并毅然离妻别子，返回祖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行列，协助孙先生制订革命的三大政策。陈丕士步其父之后尘，返回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市，跟随北伐军到武汉，作为其父的助手，参与收回租界的斗争。1927年，蒋介石同汪精卫合流反共后，陈丕士奉其父之命，护送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取道甘肃、宁夏、蒙古，越戈壁

而赴西伯利亚返回苏联。年轻的陈丕士同鲍罗廷一行历尽艰险，抵达莫斯科。之后，他又奉陈友仁之命，居留苏联，学习苏联的革命方略，观察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探索苏联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的可能性。他在苏居住八年，同苏联的革命领袖交上朋友。

作为一位爱国的民主革命家，陈友仁预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威胁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但他不能容忍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及其执行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他也不能见容于蒋介石政权，只得流亡苏联和法国。1935年以后，日本对华的威胁日益加剧。于是，他命其子陈丕士潜行回国，联络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如孙科、孔祥熙、叶楚傖、傅作义、冯玉祥、阎锡山等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出力。本书记述了作者同他们交往的经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长驱直入。8月13日，又在上海发动进攻。陈丕士组织一批爱国人士投身于救亡运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陈丕士也来到重庆，任孙科的秘书和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顾问，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生活，直到胜利为止。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陈丕士不能容忍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乃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迁居香港，执律师业务，为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同胞的利益服务。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以香港大律师的身份，为国民党两航空公司驻港人员起义后留在香港的财产同港英当局交涉，同时也为捍卫中国人民在港的利益和财产辩护。

陈丕士先生是位热忱的爱国者，他的足迹几乎遍及祖国大地。他虽然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周旋了二十年，但是他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排除异己、打击进步人士深恶痛绝；他同情中国的劳苦大众，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对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以及老一辈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衷心敬佩，并以周恩来总理对他说的“老马识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陈丕士先生有丰富的阅历和很高的文化素养，他对祖国的文化如同他对西方文化一样了解。他的这部回忆录给人以一种文学享受。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恐怕难于表达他的作品的精髓，难以表达他的细腻的描述，甚至可能有误译，尚祈陈先生和读者指正。

郭 济 祖

1982 年 12 月于北京

左馬識途

鸣 谢

我要感谢韩素音博士，是她一再力促我应该把这部著作写出来；她的厚意使我感到难以报答。我谨向我的朋友、《华盛顿明星报》的编辑默里·加特，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的总编辑小罗伯特·埃米特·金纳二位致以最热烈的感谢，是他们给予我大力的鼓励。我还应当感谢我终生的好友艾·哈(库吉)·尤恩，是他向我提供我在横越戈壁大沙漠的艰苦跋涉中拍摄的照片拷贝；他保存这些拷贝长达五十年之久。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 童年养育 1901—1926	5
第一章 在特立尼达度过童年	5
第二章 赴英国求学	13
第三章 法律教育和从中国来的老师	21
第四章 在特立尼达当律师	29
第五章 中国在招手	34
第二部 广州 1926	40
第六章 返回祖国	40
第七章 革命中心广州	43
第八章 随国民革命军之后	55
第九章 大使故道	61
第三部 武汉 1926—1927	77
第十章 江岸事件	77
第十一章 任外交部的秘书	87
第十二章 革命的十字路口	94
第十三章 武汉政府的结束	96
第四部 逃奔西伯利亚 1927	108
第十四章 同冯玉祥将军的一次会见	108
第十五章 唐朝帝王的游乐胜地与孔庙	118
第十六章 伙伴们的个性	123
第十七章 宁夏, 进入内蒙古的边界城市	132

第十八章	戈壁滩	141
第十九章	外蒙古的首府库伦	153
第五部	莫斯科 1927—1935	159
第二十章	抵达莫斯科	159
第二十一章	苏联红军	170
第二十二章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177
第二十三章	总工会电气研究所和总工会电气指导委员会	183
第二十四章	1931 年中国政局的变化	187
第二十五章	在共青团街的生活	199
第二十六章	开汽车从莱茵兰到莫斯科	204
第六部	中国 1935—1941	218
第二十七章	执行陈友仁指示的使命	218
第二十八章	重建统一战线	232
第二十九章	西安事变	257
第三十章	上海战役	263
第三十一章	深圳农村福利中心	272
第三十二章	滇缅路上	281
第七部	战争席卷远东	294
第三十三章	珍珠港事件: 1941 年 12 月 7 日	294
第三十四章	伊甸乐园	300
第三十五章	战时陪都——重庆	311
第三十六章	访问美国	323
第三十七章	在香港重执律师业务	335
第三十八章	中国的解放	344
第八部	尾声	350
第三十九章	再次遍游中国四千五百英里	350
附:	大事年表	364

前 言

我在中国的第一年 1927 年到我最后一次周游这个国家的 1977 年之间，滔滔的长江之水不知有多少已经流过了三峡。五十年了，在历史上，这是半个世纪。

当我开始人生历程的时候，我的祖国中国正遭强敌之凌。中国处于痛苦多难之中。英国人叫它“世界病国”，而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又视它为“黄祸”。对于永不日落的广大的大英帝国来说，中国是块肥肉，要慢慢吞噬之；对于德国皇帝来说，中国是个威胁，必须肢解之以减少危险性。那时，日本政府没有给中国起任何外号。他们静待时机。但到 1977 年，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敌人已经变成朋友，而朋友又成为敌人了。不过人民还是人民；人民总是能够交到朋友的。

今天，中国和英国的关系良好。的确，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好过。虽然大不列颠已经丧失了它的帝国版图，但它在欧洲和全世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被它统治过三百年。（我曾经说过，三百年看来是接近各个帝国的中年时代。）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父亲以尤金·陈的名字闻名全世界，他两度出任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中国人则知道他的名字是陈友仁，一位“外柔内刚的外交家”。最近我在香港南华网球俱乐部同一位和我的年龄不相上下的人谈话，那时我七十六岁。他同他的女儿、女婿以及外孙刚打完网球。一家三代同在网球场上，这就已经说明他在年青时代是位进步人士。我按照中国遇到一位生

人时的习惯问他，“你贵姓？”他告诉我姓唐。

他也按中国的礼貌问我的姓氏，我告诉他姓陈。

我又按中国人的普通方式再问他：“你府上在哪里？”他说，湖北。我接着说：“我也到过湖北省。”

“你到过湖北什么地方？”

“武汉。”

“什么时候去的？”

“1927年。”我对他说。

“那是陈友仁时代。”

我注意到他不是说“武汉政府时代”或“蒋介石时代”。

我的第二次说明使他感到突然：我轻轻地告诉他，“陈友仁是我的父亲。”

他直看着我，也轻轻地说，“陈友仁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

接着他又问，“现在他在哪里？”

“他去世了，1944年去世的。”

“在什么地方？”

“他死在上海。那时他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逮捕入狱。”

我新认识的朋友而且又是现在的网球友说：“唉！陈友仁是受人爱戴的。”中国人民只是对少数几个人才有这种评价的。

我在这部纯属个人的回忆录中写的大多数情节，是第一次付印成书，公诸于世的。这由于一部分是因为事实本身，一部分是政治原因。我仅把我自己和我父亲代表中国方面的私下访问、谈话和会谈的情况写出来。但我们会谈的对手是宁可不把他们方面的内情向公众泄露的。如果偶尔他们这样做了，那也不会让我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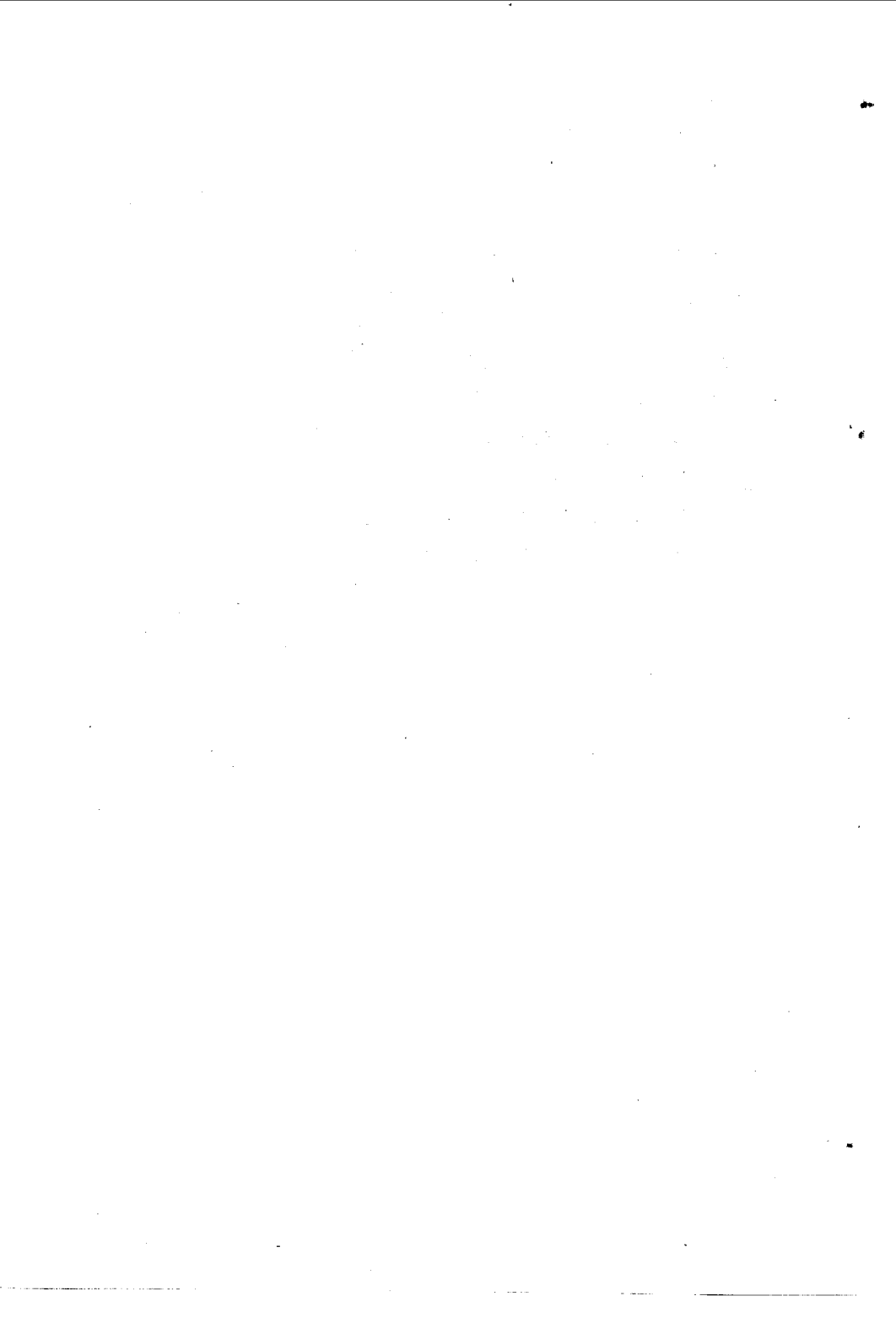
中国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发生了许多事件，都在国民党蒋

介石集团强令执行的新闻检查下被掩盖起来。但是，不利于这位“宁波绅士”或“袖珍拿破仑”——我父亲有时这样叫蒋介石——的事情都是不准写的。如果教授在讲课时提到尤金·陈，就会被解聘，新闻记者在文章中写到尤金·陈就会被革职。甚至外国学者也避免谈陈友仁和廖仲恺的名字。而这两个人在九年的时间内，跟随孙中山先生，组成了向暴政和军阀主义进行斗争的坚决核心，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年轻人毛泽东、周恩来、叶挺以及年岁稍大的朱德、董必武等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时为止。

新中国是从旧中国脱胎出来的。“推陈出新永不息”。我写的几首诗中都用过这句话。这是永恒的真理。所以我总是铭记我的医生杰克·科恩博士。1967年，他挽救我于垂危之际，并使我康复。我确实感激他，我怀着敬意追念他。

陈 丕 士

1979年2月于香港



第一部 童年养育 1901—1926

第一章 在特立尼达度过童年

我出生在特立尼达西班牙港贝尔蒙特河上的一座桥边的一间小木头房子内，那是前英属西印度群岛时代。

特立尼达是紧挨着委内瑞拉海岸的一个岛屿。哥伦布在第三次航海前往新世界时发现了这个岛。他在1498年7月31日看见了这个岛，岛上有三座峰，他就用“三座峰”——西班牙语读作“特立尼达”——给它命名。

我于1901年6月20日降生，排行第二。我父亲叫尤金，他是约瑟夫·阿陈和玛丽（娘家姓郎（音））夫妇的长子，这对夫妇是在马提尼克结婚的。马提尼克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现在是法国的一个州。我父亲在1878年出生于特立尼达南部的一个市镇圣费尔南多。

我祖父从华南的广东省到他最后的定居地特立尼达的辗转旅途中，遗忘了他的真正姓氏。他生在一家按广州话的发音是姓“陈”的家庭。这一家居住在广东沿海的一个小岛南山岛（音）上。我们是客家人。

最初定居在那美丽的特立尼达岛上的华侨，都有非常古怪的名字。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夏威夷办理移民手续时，把自己的姓丢了。陈金就是这样。这位来自中山县的青年人拿他的证件去盖章时上面写的姓名是陈阿金。后来，他在马提尼克接受洗礼时，给他

起的教名是约瑟夫，但“阿金”却变成“阿陈”了。

我父亲洗礼时起的教名是尤金·伯纳德·阿陈。我的几个叔父叫戴维·莱昂内尔、小约瑟夫、罗纳德、艾尔弗雷德，我姑母叫伯纳黛恩。

约瑟夫·阿陈的妻子玛丽——我的祖母，姓郎，她是长女。郎家原籍宝安县的宝固墟，靠近香港“新界”的边界。郎家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叫安琪尔、伊维琳，此外，还有一个儿子。他们全都是在中国出生的。

郎家的女儿都结了婚，她们家人丁兴旺，我一开始就有好多表兄弟。但郎家的儿子成人后是个没有出息的人，我从来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除了安琪尔家的孩子们取了中国的名字外，其他表兄弟都没有取中国名字。安琪尔同一位广州来的商人结婚，他姓李名龙（音）。他们一家人仍旧保留着中国的李家姓氏。其他的表兄弟有位叫艾萨克（这是《圣经》中的人物的名字），还有一位叫弗朗西斯（这是按照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这一名字起的）。在特立尼达，有些中国人的家族取了诸如麦克劳德、哈金斯等名字。这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时，随他们的教父的名字起的。

人们也许会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个地区的中国人那么轻易地放弃了他们的姓氏。我祖母阿陈老太太告诉我，中国是个鬼地方，其可怕的程度，简直使她但愿忘掉她是从那边来的。必须提醒读者，她们一家人大约是在 1860 年离开广东省的，那时太平天国起义军正如火如荼地发展。太平军在广西省起事，从 1850 年到 1864 年间，攻克中国长江以南。天王洪秀全率领一支由佃农、脚夫、矿工、炭家（多数都是客家人）以及散兵游勇组成的大军，直捣南京，并建都南京。太平军打算进军北京，但没有成功。最后，他们被清军、中国的地方军阀以及外国帝国主义政府派遣的团队击败。天京南京于 1864 年夏陷落，数以千计的太平军及其将领纷纷自尽殉国。

值此极其动乱的时期，政府军队的官兵以及盗匪抢劫虏掠，中国农民遭受空前苦难，加之连年饥荒，遂形成人口外逃的时期。郎家就是这时逃离中国前往美洲的千百户人家中的一家。他们在夏威夷和美国遇到的情况并不使他们感到高兴，于是他们继续向西进发，然后南下，最后定居在马提尼克。玛丽始终未能平息她对中国的不满，她从来没有同她的孩子们说过中国话。

年轻的陈阿金（约瑟夫·阿陈）也离开了中国，但不是在他截去一条下肢之前离开的。他曾参加太平军作战，他是百万太平军中的一员，他幸存下来，但从那以后，他就安上一条用软木做的假腿。当他在圣费尔南多的蒙特莫里亚路的房子居住时，有时在晚上他用钉子钉进假腿上，把他的神经过敏的小儿子艾尔弗雷德吓得魂不附体。他一定是一位暴躁的老人。

约瑟夫同玛丽在马提尼克结婚后，带着郎家的其他人迁到特立尼达去。马提尼克地处可怕的珀莱火山的岩浆散落范围内，又在加勒比海的飓风带上。特立尼达是个恬静的海岛，也没有自然灾害的袭击。中国人家家到达该岛时，都认为这块土地花果都很象广东，有番石榴、菠萝、桃、甘蔗、木瓜。这是肥沃宜人的家园。

约瑟夫·阿陈于二十世纪初年逝世，他遗给玛丽稍有家产：在该岛的南部有几家零售商店。玛丽身材矮小，还不足五英尺高。她把这几间铺子交给她的兄弟经营，从而铸成大错。她的兄弟辜负她的期望。不过在她知道事情的真象时，她还能保全一间铺子，这间铺子在圣费尔南多。她操劳持家，还能供她的儿子尤金上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送女儿伯纳黛恩进圣约瑟夫女修道院。伯纳黛恩就在这里成为我母亲阿芳西恩·阿加莎·冈图安的密友。

我父亲按期完成圣玛丽学院的学业，之后，乃同马雷斯·史密斯律师订师徒契约。他当立约文书，经过五年学徒之后，获准执